



10713

東坡集卷之二十四

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蘇軾東坡氏著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
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
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
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
則公卿待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
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

東坡集卷之二十四

奏議

一

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
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
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
矣慶歷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
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
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
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
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
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

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凡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
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
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
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
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
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攷大義此數者皆
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
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
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

東坡集卷二十四

論

二

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
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
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
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
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高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
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
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
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

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智不化者也至於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三

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惟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弼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有哉臣願陛下明勅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四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熙寧四年正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諫賤聞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

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其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

此蒙未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歎可不畏歎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權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嘗責已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

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畱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
大亮獻其名嬭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
明皇遣使江南採鷓鴣江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

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盃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下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庶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八

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

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
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
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
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稿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
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遁之災
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
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
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

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
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
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
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
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
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
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官皆言祖
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
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

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

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綱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綱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與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
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
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
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
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
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
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
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
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

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
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
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
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
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
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
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
効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
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今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

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

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溼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

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 即使相視地形
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
防一開水失故道雖會議者之內何補於民天下久乎民物滋息
四方遺利蓋矣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
勞必大煩擾凡有壁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
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
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
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
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
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
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
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
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
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
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
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罇鷓而

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首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

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既大歷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

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言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

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

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
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
邦之民自足無操瓢乞勺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
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思其少若盡數
收糴則無借貸若雷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
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
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
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
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

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
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
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
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
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
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
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
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
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

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

奏議

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狗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

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
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
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
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
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
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旣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旣平陳房喬
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豐
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
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

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
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
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
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命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
食道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
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
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
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
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

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十九

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奮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

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
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
關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
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
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
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
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
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
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

則天下始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
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
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
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
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
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
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
得者旣不肖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
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整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

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聲牙
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
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
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
迫休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
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
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酌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
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
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和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

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
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
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
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
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
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
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
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
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

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

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

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苟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

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

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所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晷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三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破之此理甚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五

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歛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忝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明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

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綫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收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可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

東坡集卷三十四

奏議

三

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追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

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
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
令一行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材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
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
失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
士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
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板蕩止土
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
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牽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主不樂可知

東坡集卷三十四

奏議

七

矣夫諛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
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
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
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
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旣行青
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從義
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
太息而不能不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
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

馮紘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速於吾等告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覘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三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開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北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古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

東坡集卷三十四

奏議

元

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卽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常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餅竭則壘恥辱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

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賑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邱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赦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饉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撻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東坡集卷三十四

奏議

三

一 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法須是檢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卽無根苗可檢官

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必至逃移尋常

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

爲盜矣且天上無兩地下無麥有服者其見有耳者其聞決非欺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遂路選差臣億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施行卽乞將夏稅斛剝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實重宜三等已上入戶取便納見錢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闕若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條檢放其闕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或支見錢所費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權鹽小民仰以爲生近且臣僚上章輒

東坡卷三四 奏議

三

欲禁權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路官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課日增元本兩路租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口峻書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難與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養海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賞破省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令鹽課浩大告訐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

不爲盜惟有忍饑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勘
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又捉賊賞錢一
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尙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
見矣欲乞特敕兩路應販鹽小客截目三百斤以下並與權
免收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令上歷
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
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資許諸色人陳告重立賞罰候辦
秋熟日仍舊并元降勅榜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榜
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以至蒼來貧

賤之民近日饑寒之黨不待驅率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
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昌法危亡之
地也議者必謂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
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
程外須藉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
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
僻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旣
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賣
亦廣捐益相補必無大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

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關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饑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况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大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舊處

挾恨報讐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愍獨使從輕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勅雖不下與行下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偶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仗或標異服飾或質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書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鬪食之人苟營餼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贓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

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分委白長吏相度情理
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
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
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必爲強劫
強劫不已必至戰攻或爲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况京東之貧富

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
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
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饑饉齊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

東坡集卷十四

奏議

三

方之人不覺饑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
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空
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慄待罪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元豐元年十月某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
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
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
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
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餘社
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鉅端則囂貽唇亡則齒寒而
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
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三五

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
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
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
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
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
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樞木砲石凡戰守
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

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
全忠瑒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
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
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
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
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
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自
書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
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

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
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
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
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
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
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
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
擇有初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槩教之
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

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治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治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傲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

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遁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愛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

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
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
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
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
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
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
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
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

難莫官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
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
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天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
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
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
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
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
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濶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
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

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縉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
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
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賊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
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
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
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
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
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鷲勇悍
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三九

臺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得其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
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
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
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
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
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
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
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
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

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
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胥
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
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
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
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
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
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
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四

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
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
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
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各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盜賊蠡起郡
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
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
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于犯天威罪在不
赦臣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乞醫療病囚狀

元豐二年正月某日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
蘓軾狀奏右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
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笞若饑寒瘵死
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
瘵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
之善政也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囚以掠笞死者法
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
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四

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
冤痛足以感傷陰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
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瘵死者甚多
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爲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橫罹
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爲今後諸
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
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
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卽依
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卽坐木

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卽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熙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狀令眾官參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傷格鬪實緣病死則非獄官之罪況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眾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爲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上件獄囚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

臣竊惟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聖意因其小不通輒爲駁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通其礙乃舉而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囚病死使獄官坐之誠爲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囚小有疾則責保門留不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甚於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臣愚欲乞

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各醫人一名每縣各選

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爲
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寬剩錢或坊場錢充仍
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鬪致死者不計
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爲上等失二爲中等失三爲下等失四以
上爲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
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人界滿願再管勾者聽人
給曆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助教有關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
補充如此則人人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
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寬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而
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加於此者矣
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
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
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監
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杖六十分
故失爲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劾首

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某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蘓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且暮傳烽以逼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

東坡集卷二十四奏議

四四

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八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一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卽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登萊權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蘓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權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稀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生大半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斗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喫用今來既權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卽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卽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權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蔣軾狀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免役爲名實欲重歛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幸先帝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甲六

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亦係官田如退攤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爲它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此法行之蓋有五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募一各省得一各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每募一各省得一各色役色役旣減農民自寬其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下家衣食出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穀賤

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紓其利
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矣初四也此
法既行民享其利追人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疑
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胥與民爲姦以瘠
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醵出應役一年半歲卽棄而走此一弊也
愚民寡慮見利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卽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
業不離主旣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役之後永無休
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
廢今日旣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
寬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今摩畫欲於
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四七

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
西被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太半農民完官以
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以驅命
償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
手一頃可募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件
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變

一今來雖以一頃二頃爲率若所在田不甚良卽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官吏不任其責繆悠滅裂有名無實若有賞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畧成倫理一州旣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州縣太遠卽久遠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甲八

難以召募欲乞所買田益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條所限去州縣里數內仍及所定頃畝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及所定頃畝數目亦可卽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卽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卽官吏益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投名應役第二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用保如第等不及卽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等兩戶委

保如充役七年內逃亡卽勒元委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方得支錢仍不抑

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卽須先勒本戶人丁充役如

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業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一退攤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更不限去州縣里

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畝務令召募得行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四九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

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廷詳議施行然

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謂欲留寬剩錢斛以備它用臣

請有以應之富民之家以三二十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司

僕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豈有此理又

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錢本非經賦常人亦非國用

所待而後足者今付有司逡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

窮之利如火鑠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變金銀爲

繳進范子淵詞頭狀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八日准
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
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修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
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
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
狀已進呈訪則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
卽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爲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
出額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至

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詞頭云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呂陶彈奏爲修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訪則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卽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爲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額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

繳進吳荀詞頭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五

繳進沈起詞頭狀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 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
十二日淮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事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
監獄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隳四夷
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夔聞而效
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軾一家坐受屠滅至今
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
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聖旨沈起所
犯深重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爲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

東坡集卷之十四

奏議

三

日陛下以卽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夔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
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以因稍用劉夔起不自量輒敢
披訴妄以罪累併歸於夔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
實造端而夔繼之法有首從而夔史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人材
猥下素行儉儉慶州兵叛起守永興礼言始開被甲乘城驚動三
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爲笑知叛州日措置尤爲垂方致災
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夔
既不允公議而況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獄廟誠
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

草詞遂使四方羣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
爲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 不叙用之詔未可收易而數十
萬人性命之寃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爲起等輩乞叙
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集卷三十四

奏議

三十四

繳進陳繹詞頭狀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蘄軾同朝請大夫
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吏房送到詞頭內知
建昌軍陳繹奉聖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
自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不盡至薄其
罪外買生羊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
養檀木觀音一尊繹別造杉木胎者貨易入已計虧官錢二貫交
係自盜賊一匹二丈合准例除各縱男役將下禁軍織造坐褥不
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庇何德順弟何忠偷稅金
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
以公使穀養白鷗係竊盜自守不盡賊罪杖其餘罪犯難以悉陳
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畧曰蔽罪至於除名論賊至
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傾險上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
昌之命已犯公議豈宜收錄復興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姦邪
復用其漸可畏所有誥命不敢依不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再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來累該需恩祭

極大赦其叙法止於散官卽與其他賊犯不同旣以貸其除名

今復與之大郡將使倉臺無耻復蠹羗民非朝廷爲民設官慎

繳進張誠一詞頭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
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
政有虧孝行追觀祭使遙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
江州太平觀察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多年不羣親
母旣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寵忘親清議所棄猶護提舉
宮觀已駭物聽况諫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槨掠取財物使誠有之
雖肆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事係惡逆
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旣體量未見歸着卽合置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七

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分排方犀腰帶緣羶
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時誠一任密院副都承旨當直
人從皆可考驗及慮樞樞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爲誠一私
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件事理根究施
行

繳進李定詞頭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范百祿狀奏
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
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昌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
分司南京許於楊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
卽止是身負大惡今旣言者如此朝廷勸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
之人猶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卽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
高位傷敗風教爲害不淺兼勸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十九歲於
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不輕豈可使將侍養折當
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二十八

貼黃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
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卽定所坐難議
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詞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

終不言母爲誰氏強顏匿志昌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

分司南京許於楊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
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
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衆臣自知
偏執乞罷卽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悞有論奏重念
臣前來議論委是疎濶又况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
是役法中一事臣既不同決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
罷免取進止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二十九

乞罷詳定役法

臣等中一事引理不同然其意則一也

臣等中一事引理不同然其意則一也

臣等中一事引理不同然其意則一也

臣等中一事引理不同然其意則一也

臣等中一事引理不同然其意則一也

臣等中一事引理不同然其意則一也

臣等中一事引理不同然其意則一也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某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
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
察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卽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
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六十一

論說一類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奏其愚忠非是固立異論卽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
論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都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叅軍蘇州居仕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克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益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延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

東坡集卷三十一 奏議

空

行年五十餘若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克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賜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三十平不以幾除隨其心不以權除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

升未述文雖明許州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

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叅軍蘇州居

仕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某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劄子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者長爲重賦稅難催處以戶長爲重土人不閑書算處以曹司爲重難以限定等第一槩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卽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取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東坡集卷二十四奏議

奎

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取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以別其輕重

欲重則好難辦處以弓手然軍士人不閑書

算者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同衙前召募得足

卽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取重役從上差撥乞詳酌指揮

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某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孫承李常韓忠彥
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伯傳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合符王克臣謝景
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
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淮勅節文中書省尙書
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
琦曾公亮配享所有^神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
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博士以上同議
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商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本四

周官凡有功者各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
以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勲德實難其人神宗皇帝以上聖
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
尉諡文忠富弼秉心直諒操術閑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
落眷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
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王存禮部尚書陸伯傳堯俞趙瞻趙彥若崔合符王克臣謝景

溫胡宗愈孫覺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某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軾近奏乞罷詳
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事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
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
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決難施行所有是
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月已後更不敢赴
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十六

括家似簽書公事乃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臣等當以奉聖旨對奏蘇軾具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
及軾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
乞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決難施行所有是
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下軾自今月已後更不敢赴
詳定所簽書公事伏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攽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
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
陽召還祕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產損假以數
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童爾雅博學強記政
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
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
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爲朝廷惜也欲望
聖慈留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
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謹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七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
陳蔡州書中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克天童闕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議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禮義廉耻之風若起之於旣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卽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所待之資才望旣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

東坡集卷二十四奏議

六

奏聞伏候勅旨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克天童闕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議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禮義廉耻之風若起之於旣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卽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有所待之資才望旣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凡才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羣言交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准中書錄黃
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
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各爲情
愿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
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
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
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
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李九

此數至於取人戶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
曉朝廷本意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集抑配
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
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亟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
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
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卽時取勘
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
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三十餘年法日
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己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紓臂徐徐月攘一鷄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音者州縣金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旣罷倉法不免乞

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日二月指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免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帑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贖邊

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
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
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歛以贍其乏古
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仁宗之世西
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一聖恭儉清心省事不
求邊功數年之後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
債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廷惜之欲乞
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
分作五年十料隨二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
四等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譏
議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盡去其
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
各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己正南面守法度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曰輕其法以爲不丁寧則未必行也言旣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況已立法或不加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主

律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各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畧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官四也舉

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修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畧等若

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

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

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

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某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交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三

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聞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視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昌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
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
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
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
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
爲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
項

一秦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卽試

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
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
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
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內中數目立爲定額
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卽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卽
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八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
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

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更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爲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取進止

東坡集卷二十四奏議

十五

辯轅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
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有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
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遜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
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
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
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
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
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
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
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錄臣無任伏地待罪
戰恐之至取進止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七六

其雖近至然誠爲去弊之法而整頓百官令不歸其意則人
臣亦思念其畧曰今博選慈惠之時之思惠而思百官有司不舉
其職聞諫官言臣近所有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
退伏思念其畧曰今朝遜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
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
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
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
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
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
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
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錄臣無任伏地待罪
戰恐之至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第二首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
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

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
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
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
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
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
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

東坡集卷二四

奏議

七

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
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
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
自知無罪可謝也然
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
也然至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

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
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
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
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土報凡天

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尙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荅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

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

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卽荅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拮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

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荅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

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各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餘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十萬貫石兵興支用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十一

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充三十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疎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仲弟轍前

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
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
其畧切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
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已當繼之已
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
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卽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
止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八

其畧切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
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已當繼之已
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
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卽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
止

繳進給田募役議劄子 十二月奏狀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
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今
非昔之嫌故其畧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
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為過於昔為稱也不悟文
詞鄙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為不稱
職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
任獲罪之至取進止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三

升齊罷之至取進止

卿昔當罷夫外望望深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

臣等當罷夫外望望深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

臣等當罷夫外望望深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

臣等當罷夫外望望深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

臣等當罷夫外望望深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

臣等當罷夫外望望深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

東坡集卷二十四 奏議

古

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至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并考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旂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
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
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
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克河北都轉運
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
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
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
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

東坡集卷二十 奏議

全

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李常王
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
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
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克河北都轉運
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
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
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
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

乞留顧臨狀

